



◎冯吉岭

巷道里的热闹

踽踽独行,犹如穿行时光隧道,记忆剪碎的旧事,在一种古旧气息包围的氛围里,让情绪陷入一种找不到出路的感觉。

巷道似乎传递着各种声音在耳边隐隐低唱,像轻声叹息,又像隐隐哭泣,像轻声责骂,又像掌声伴着孩子的哭声弥漫开去,这顿打对于左右舍极其平常而又理所当然,打完了又小心翼翼收拾起破碎的碗片。

铜锅铜碗瓢盆的声音在巷道的弯曲里传来了。我心底的影像是前胸后背均背的是铜碗瓢盆,手里拿了一个滚钻,绕过去钻过去,然后有招呼的就停下来,拿一个马扎蹲下来,把破碎的碗片于阳光里眯着眼睛照一照,然后就低下头来,把含在嘴里的扒锯子连着唾沫拿出来,吱吱的声音响起来,粗瓷碗的一侧便贴上了闪着铜光的一缕疤痕。

于是,讨价还价的声音叽叽喳喳,有的大娘怒目远视,说着“几个锯子要俺一毛钱”,“俺给你数数,这可是铜的很贵的。”

于大娘不得不细碎碎掏出一毛钱很不情愿地递过去,扭头便走。

鸡在人们跟前小心着觅食,孩子们横穿过来,鸡很机灵地挥动翅膀向旁侧继续觅食,燕子不时轻风地划过来又绕过去。小珍经常颤颤巍巍摇摇晃晃端着大海碗出来,不小心就经常把碗打破,其实碗里没有什么东西,她只是用舌头不断地舔着碗沿好像有什么吃的在里面。

小珍是三大爷的第四个女儿,为了生一个男孩子,三大爷不惜被罚了个倾家荡产,仍旧生,原本希望小珍是个男孩儿,可偏偏又是女孩儿,大娘嫁了几个月最终被找到了,强行拖上地排车拉到医院结扎了,因此小珍格外不被待见,父母的怨气似乎因为她的降生而面临断子绝孙的境地,因此,小珍就常常端着粗瓷碗讨去,满胡同里晃悠,孩子可怜,不时有人在她碗里放块儿干粮,舀勺稀粥。就这样,她慢慢长大,竟然成了窈窕淑女,我想在苦难中生长的孩子即便喝凉水也会成长得很水灵。

可是就在那一年的夏季,小珍似乎活够了,好好地坐在棉田里喷着农药就把农药喝了,死的时候刘海儿依然贴着脑门,又似乎是甜甜地睡着。

时时想起一首曲子,在心里

宁静的巷道似乎显得格外沉寂,我又记起往日。

孩子们举着窝窝头穿梭嬉闹,有的孩子勉强端着碗翘翘起出来,大人紧跟着叮嘱,不小心把碗打破了,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会伴着孩子的哭声弥漫开去,这顿打对于左右舍极其平常而又理所当然,打完了又小心翼翼收拾起破碎的碗片。

铜锅铜碗瓢盆的声音在巷道的弯曲里传来了。

我心底的影像是前胸后背均背的是铜碗瓢盆,手里拿了一个滚钻,绕过去钻过去,然后有招呼的就停下来,拿一个马扎蹲下来,把破碎的碗片于阳光里眯着眼睛照一照,然后就低下头来,把含在嘴里的扒锯子连着唾沫拿出来,吱吱的声音响起来,粗瓷碗的一侧便贴上了闪着铜光的一缕疤痕。

于是,讨价还价的声音叽叽喳喳,有的大娘怒目远视,说着“几个锯子要俺一毛钱”,“俺给你数数,这可是铜的很贵的。”

于大娘不得不细碎碎掏出一毛钱很不情愿地递过去,扭头便走。

鸡在人们跟前小心着觅食,孩子们横穿过来,鸡很机灵地挥动翅膀向旁侧继续觅食,燕子不时轻风地划过来又绕过去。小珍经常颤颤巍巍摇摇晃晃端着大海碗出来,不小心就经常把碗打破,其实碗里没有什么东西,她只是用舌头不断地舔着碗沿好像有什么吃的在里面。

小珍是三大爷的第四个女儿,为了生一个男孩子,三大爷不惜被罚了个倾家荡产,仍旧生,原本希望小珍是个男孩儿,可偏偏又是女孩儿,大娘嫁了几个月最终被找到了,强行拖上地排车拉到医院结扎了,因此小珍格外不被待见,父母的怨气似乎因为她的降生而面临断子绝孙的境地,因此,小珍就常常端着粗瓷碗讨去,满胡同里晃悠,孩子可怜,不时有人在她碗里放块儿干粮,舀勺稀粥。就这样,她慢慢长大,竟然成了窈窕淑女,我想在苦难中生长的孩子即便喝凉水也会成长得很水灵。

可是就在那一年的夏季,小珍似乎活够了,好好地坐在棉田里喷着农药就把农药喝了,死的时候刘海儿依然贴着脑门,又似乎是甜甜地睡着。

时时想起一首曲子,在心里

划过来又划过去,缠回来又绕回去,如静水突然飘来一片刮着泥土的残片,层层涟漪在静谧处悄然荡漾开去,扣紧脑壳搜寻几十年的点滴,却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曲子能够衬托巷道的幽深……

我想货郎摇着拨浪鼓的声音似乎更应该贴近这里的幽深。

不经意间,换货郎的挑着担子闪在了巷道尽头,闪出一副靓丽的风景,扁担吱吱呀呀,货郎换了左肩斜过来又换右肩,一副挑子就如杂耍过来又换过去,拨浪鼓晃过来又摇过去,叮叮当当地叫卖:“拿扁担套子换针线来。”悠长的声音在巷道里格外响亮,于是奶奶拿了堵窟窿的小卷发,几只破了塑鞋的鞋底,一撮僵硬的细细碎碎的棉絮拿出来,在货郎担子里挑来拣去。我们孩子听见货郎的声音魂不守舍,叽叽喳喳围过去,两只竹编的货筐或者两只箱子盖着透明的玻璃,满满的是生活所需,糖果、皮筋、红头绳是女孩子最喜欢的,男孩子则更喜欢小刀、火柴,可以吹出声响的泥娃娃,顶针、各色针线是老人的最爱,记得奶奶经常拿了家里的布条和货郎的线圈比来对去,挑挑拣拣,最终换得似乎满意的针线袋眯咪拿回家缝缝补补。我们孩子没有零花钱没事,从家里拖出一只解放鞋底就可换一粒硬糖,如果是一年后,家里会有鸡毛、鸭毛,能换更多的糖果。于是总是痴痴地希望哥哥姐姐们的鞋子早点烂掉,这样就能多换些小刀、糖果。

小三很是调皮,货郎来了,屁颠屁颠地跑回家,不管什么便从炕上抱一撮衣服出来,货郎跟前一扔,货郎似乎知道什么,翻翻衣服低头不语,小三急了:“给我几个小刀。”货郎不理,埋头招呼别人的同时告诉小三:“把你娘叫来我会给你的。”娘来了,小三总免不了挨一顿打。

货郎永远是一道靓丽的风景,从巷道尽头走来,直到两个箩筐装满废旧的棉絮,鸡毛鸭毛,废旧鞋底以及废铜破铁,才笑呵呵地悄然消失在巷道的另一头。

若干年的一天,我来到小三家,他笑着拉着我进屋,一排二层小楼显得格外气派。“酒备好了,就等要菜了。”说起小时候挨的打,他笑着道:“看着你又来了,娘打我是为了让我长记性,知道不?”我知道他如今殷实富足,可以称之为土豪吧。

喝了酒他满脸通红嘴里喷着酒气道:“放心,我不会赚没良心的钱,那样连睡觉也不踏实。”村干部说起他的豪爽,无不称道,村里修路他一下子捐了二十万,谁家有困难就去帮一把,他说:“钱这个东西算是王八蛋,花了再赚,我不贪图什么,只要孩子们不再受过去的苦我就很踏实。”

吃饭时节,各家的狗在主人跟前很温顺地摇着尾巴,可怜地看着主人,饭粒掉下来赶紧低头舔了,昂起头摇摇尾巴一副感激的样子,不时就有谁家的黑猪摆动着细小腿吧唧吧唧走过来,墙根边停下来嗅嗅,嘴巴拱起松软的土。一块碎砖打过来,黑猪摇摇晃晃不情愿地走开了。

五大姑养的两只黑狗似乎格外凶狠,总是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暮色降临,有时五大姑的骂声在屋顶上蔓延开来,似乎在唱一支悠扬的歌曲,骂完了一个人就坐在屋顶上嚎啕大哭一场,直至黑夜罩下来。

大家知道,准是五大姑的老母鸡走失了。

奶奶说,你五大姑心善,看着风风火火,其实不管谁家有事总是紧赶着操心,她年轻时尚未嫁娶,来了日本鬼子,没有跑开好生生被糟蹋了,从此誓死不嫁,只是喜欢养鸡。

记得有一年闹疯狗,全公社动员集体杀狗,打狗队到了五大姑家,她疯了一样拿着菜刀护着两只狗,那一年整个村里就剩了她家的两只狗。

我想,骂就骂吧,哭就哭吧,一生的青春于屈辱、孤独里埋没,心窝里积攒的怒气怨气,骂出来哭出来兴许会好一点,会痛快一些。

斑驳的墙体浸透岁月相互交错,巷道不偏不倚右拐蜿蜒向前延伸,先人们为了一寸滴水檐往争来夺去,致几辈人怒目相向,又由于新旧宅的更迭一茬辈翻新,高低不一,层落无序,即便有阳光的日子,巷道也透着深沉,于是巷道里狭窄的天也就显得格外幽蓝,带着哨音划过的鸽子也就显得格外白,在屋檐下筑巢的麻雀也就显得分外乖巧。

似乎应该有一首曲子,舒缓、忧郁而又悠长,衬托起这幽深的即将消失的巷道。

◎宋翠荣

黄河沙土

有,记忆深处总有那么一块地方为沙土保留着。浮现在眼前的是在二奶奶家门前扣碗碗、拓印模的情景。泥碗碗是用一般的沙土和成泥制作的,用沙土泥制作泥碗碗能扣得咣咣响;拓印模用的泥是长期经过流水冲刷沉淀到底部的淤泥,淤泥起来,尽量留下更大的缝隙,另一只小手在上面拍,拍结实了把手抽出来,燕子窝就成了。那时没上学,也没有接受过家庭教育,不会唱“小燕子,穿花衣”,只希望燕子能自己为自己建造的巢穴中安家,朦朦胧胧地希望自己像燕子一样飞出沙土地,飞到更远的地方。

我飞出了沙土地,可又心心念念地想回沙土地。我多想赤脚走一走,最好是躺下来和那热浪的、细柔的、爽滑的黄河沙土再来一回肌肤之亲,让它温暖全身,治愈伤痛,安抚灵魂。

那时候,刨地瓜累了,沙土里躺一躺,暖洋洋的太阳照着,比躺在床还舒服。套花生的时候干脆坐在沙土里,随便找一块地,用特制的三齿耙或五齿耙一下一下翻,每当翻出一颗花生,仿佛沙里淘到金子般喜悦。临走时拍拍打屁股,沙土被瞬间抖落,衣服干干净净,除了战战兢兢,什么也带不走。砍草挖菜伤了手脚,就地取材,捏一捏沙土按到伤口上,嘴里念着:“土药土药,按上就好。”说来也怪,土药按上后血很快止住,从未听说过谁发生过感染。或许那时的人皮实,也或许是那时环境好,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细菌。

时光在沙土里逝去,沙土在岁月中掩埋。土地承包后,沙土里加入了各种化肥农药,庄稼长势好了,但沙土已不再纯正。哪里还有承载我情感的沙土地呢?

刺激浪漫的事情不止这些,

还有过年时用沙土炒花生,炒豆子,炒地瓜干。开始时沙土很温存地握住自己的“孩子”,花生、豆子、地瓜干见了母亲高兴地翻跟头打滚儿。过一会儿,花生、豆子、地瓜干连带蹦跳地焦躁起来。沙土咕嘟咕嘟地响,像在教导它的孩子们:想成熟得更好必须经历严酷的考验,浴火才能重生;花生、豆子、地瓜干劈劈啪啪响着,像在回应着母亲的话。滚烫之后,花生、豆子、地瓜干成熟了。成熟的它们,果然品相不凡,黑不糊不苦,整个一个黄香脆甜。我们在沙土里生长又在沙土里升华,沙土陪伴了它们,又提升了它们。

纯净的黄河沙土还有吗?有。随着人们食品安全意识的增强,绿色农业迎来了它的发展期,作为原生态的黄河沙土地成了优质农产品安家落户的地方。甘甜爽口的沙瓤西瓜,清甜香脆的甜瓜,饱满好吃的花生,都是沙土地上的特产,连地瓜都长得光滑顺溜。近些年,黄金梨、无花果、冰葡萄等一大批现代农产品又加入进来,成为城里人争相采摘购买的热销产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沙土地潜力和价值,黄河沙土正在焕发它的生机与活力。不仅如此,黄河沙土还得到了原汁原味的保护。被保护的古老村落,连同它房前屋后的沙土也被保留了下来,使的像我们这样有沙土情结的人的记忆有了落脚的地方。

众里寻它千百度,它却在那黄河古村落处。这里的沙土那个细腻,简直可以同精细的面粉相比。没有被路踩过,流水的波纹清晰可见。我不知道那是凝固的记忆,还是新造的历史。不管怎样,我都感到分外亲切。再一次触摸它光滑细腻的肌肤,再一次感受它刺刺的温度,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从前。

◎吴义勤

虔诚的“文学使者”

张富英当年在山东《作家报》工作时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文学领域耕耘,做着有意义的工作。这本评论集实为一本序文的合集,集合了张富英多年来为众多文友和文学爱好者们所作的序文。读这本评论集,很容易被张富英多年来持之以恒的文学阅读所震撼,序文虽不长,但每一篇序文背后都是一部厚厚的作品,每一篇序文背后都是漫长的阅读和心灵的跋涉。

仔细阅读这些长短不一的序文,可以发现,在张富英这里,写作序文不仅仅是一个“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过程,同时也是他表达文学思想,参与文学建构的一种独特方式。他通过写作序文鼓励作者,交流文学体验,也通过序文表达他的文学观念和立场。

张富英为之序作的这些作者,大多为生活在基层的文学爱好者,有教师,有工人,有农民,也有基层官员,这些作者的文学成就也许谈不上多么突出,但他们有着对文学写作的满腔热忱。张富英大量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为之作序,多年来一以贯之,我们从真切感受到他在面对文学时的那份耐心,面对业余作者时的那份尊重。这些作者有的与他有过深入交流,有的与他素未谋面,但他均欣然提笔,写下他阅读后的所思所感,给作者以参照。多年来,张富英将大量的阅读精力倾注在业余爱好者的作品中,写下了许多有关这些作者和作品的批评文字,可以说,他的目光深入到整个文学机制的底层,用自己的耐心和敏锐,鼓励、发现散落在四处的文学创作者。这样的工作无疑是辛苦而寂寞的,但恰恰因此,显现出他独特的文学立场和自身价值。

在这些序文中,张富英表达最多的是对于众多文学爱好者的真诚鼓励和殷殷期待。如在评论冯赤的散文集《冯赤文选》时,他说道:“冯赤是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学养的,是位难得的能沉下去,并以真心、真情写作的作家。只有这样的作家才会永葆创造力,只有这样的作家的作品才有生命力。”寥寥数语,却给一位写作者送上了最大的肯定和鼓励。

在指出作品价值的同时,张富英往往也会给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如在给李洁的小说集《赠券纠纷案》的序文中先是说出自己对于作品的肯定,“作家立足自己熟悉的火热生活,关注民生疾苦,爱惜分明,自然会创作出如此多的上乘之作,因而我对作家李洁的创作充满信心。”同时,笔锋一转,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基于此,我再挑剔几点,望李洁先生在今后创作中改进。如人物履历在多次对话中提及,有重复感;情节推进上有时过于琐细;语言太生活化(口语化),影响了作品的文气。此外,罹难、工亡、生命意外……给人物蒙了层虚妄的宿命。”这些意见建议显然是建立在对于该作者作品细致阅读基础上的,从语言到人物再到情节,张富英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全面而细致。这是张富英面对写作者时一贯的态度,有鼓励,有表扬,有建设,有批评,有表扬还是批评,他都从文本出发,力求客观而准确。

另外,通过序文这种特殊方式,张富英也表达了个人对于文学的深刻理解以及自己的文学观。他对于众多作品阅读和评论的过程,也是自己的文学观不断明晰和确立的过程。在对待具体的文本时,我们常常能看到他结合具体作品所表达的具有鲜明个人特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这些零散的碎片化的思考者和表述,闪烁着独属于他的智慧火花。如在本书的开篇《文学寄语》中,他就谈及了传统文化以及个体生命的现代化问题,他说:“我们的传统文化,这里主要说的是儒家文化,传统文化怎样走向现代化,我们的生命自身渐渐地成为我们对生存思考的根本目的的时候,我们的生存就有可能伴随着我们的民族在建设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庆幸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乐感文化,儒家文化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调整着人与人、人与天各种复杂的关系,实现了一种整体和谐。”在这里,张富英谈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区别,指出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征在于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给宋元昊《惊梦红土》的序文中,他谈及了文学如何再现“革命历史”的艺术问题,他说:“文学的解读不仅是再现历史的真实,而是不断地追求一个新时代的审美理想。”在他看来,历史叙事不应是单纯再现历史和叙述故事,而应该赋予作品新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质地,应该努力去建构新的美学范式。这些评述展现了他对于历史叙事的深入思考。类似的表述,在这些序文中俯拾即是。

阅读这些序文,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张富英对于文学的虔诚与热爱。他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了大量作品,写下数量庞大的序文,鼓舞文友,其根本动力还在于他自身对于文学的虔诚和热爱。他将文学视为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文学中寻找精神的永恒和自我的价值。他说:“假若文学已成为一种生存方式,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生活中就有很多人把文学当成了他的生存方式,假若这些人离开了文学,他可能感到自己的精神自由被剥夺了,那么他的生活从此就失去了意义,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这些人把文学当成了他的生存方式,文学也借助这些人寄宿在活着的生命体身上。”虽然用的是“假若”的句式,但他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忠实的实践者,他把文学视为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僧人化缘时手里捧着的钵”。他将文学与自身生命融为一体,在相互交融中衍生出一个具有更高生命品格和价值意义的生命体。

在当下,中国文学正在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文学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学,是需要更多文学人参与建构的文学。我们不仅需要名家大腕、精品力作,也需要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参与进来,共同建立一个立体的丰富的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文学。这就需要更多的像张富英一样的“文学使者”,深入到最广大的、基层的文学写作者中间,团结一切文学力量,共同汇聚起深广而磅礴的文学动力,共同推动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在此我们也衷心祝愿张富英的文学事业更加蓬勃,期待他为新时代文学发掘更多的文学人才。

(吴义勤:著名文学评论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此文是为《张富英文学评论集》所作的序。)

◎燕湖居士

盈园四咏

盈园

夏雨殷勤向荣,玫瑰展卷簇根生。金蜂凤唱胡蜂乱,海岱芳洲入华盈。

记盛

瀛洲游客觅仙方,共韵诗家聚一堂。贯看春秋如荏苒,玫瑰馥郁入山房。

传香

余花散漫盛春迟,惟有玫瑰眷老枝。只道天台悬世外,唐唐赋笔续新词。

守春

绿肥红瘦暮春时,杨柳银花作雪飞。无赖东君终不忍,玫瑰万亩守芳菲。